

固定译名之外的叙事变量：译写连续体中的“长征” 英语叙事研究

——基于中外媒体可核验例句的分析

李宜睿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011

【摘要】：“长征”通常译为 Long March，译名已较为稳定，但译名稳定并不意味着叙事意义也随之固定。本文借助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选取中外英文媒体中若干可核验例句，观察 Long March 周围的评价词、主体安排和隐喻框架如何影响事件意义的呈现。从例句看，中方英文报道较多把长征放入战略行动、精神传统和宣传动员的解释链条中，外方报道则更容易从撤退、损失、权力形成和政治记忆等角度展开叙述。这说明，党史事件外译的难点不只在术语统一，更在于术语进入目标语文本后所处的解释环境。

【关键词】：长征；改写理论；译写连续体；叙事变量

DOI:10.12417/3041-0630.26.10.049

1 问题与视角

党史重大事件的对外译介并不是简单的词语替换。此类事件往往同时承载史实说明、价值评价和身份叙事。进入英语语境后，译者、记者和编辑处理的不只是名称怎么译，还包括事件被解释成什么、把谁写成行动主体、突出哪些历史后果。Long March 作为专名已经固定，但它仍可以写成战略行动、艰难行军、精神传统，也可以写成撤退、求生或政治记忆。

中外媒体关于长征的英文文本并不都符合传统的原文—译文对照模式。既有外宣翻译和新闻编译研究已经说明，翻译常常不止于词句转换，还会涉及材料选择、语篇重组和受众调适（黄友义，2004；刘其中，2009；袁卓喜，2020）。本文借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并参照 Stetting 关于 transediting 的讨论，把中方英文报道和外方英文报道都看作不同程度的译写实践。二者不是严格平行的译文关系，却都参与 Long March 在英语语境中的意义生成。

所谓“译写连续体”，正是为了描述这种不完全整齐文本关系。全译、编译、转述和再叙事之间并没有绝对边界。本文不是判断某一英文表达是否“忠实”，而是关注 Long March 进入不同英语文本后，周围的评价词、主语、动词和隐喻如何继续改写事件意义。

2 事件性质：从 maneuver 到 retreat

固定译名并不能单独决定事件性质。新华社 2019 年 7 月 17 日的报道写道：“From October 1934 to October 1936, the Red Army, the forerunner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carried out a daring military maneuver tha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ventual vic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这句话没有回避长征的军事行动属性，但 daring military maneuver 与 eventual victory 放在同一解释链条中，将长征理解为通向后来胜利的战略行动。这里值得注意的，不只是 Long March 这个专名本身，还有 maneuver、daring、laid the foundation 等周边语言。

与此不同，Associated Press 2021 年的报道写道：“Kong Xia grew up listening to stories of hardships and toil and the arduous Long March, a military retreat in which her grandfather, Kong Xianquan, participated.”arduous 承认长征的艰难性，military retreat 则直接标定事件性质。Al Jazeera 也使用 retreat，并通过 disastrous、ambushed 等词把叙事重心引向危机和人员伤亡。这样一来，读者首先看到的不是战略意义，而是撤退过程中的危机和代价。

不过，这种差异不能简单理解为“中方赞美、外方贬低”。AP 同一篇报道也使用“epic journey”和“eventually triumph”来概括长征后来的历史结果。至少在本文所引例句中，两类文本的差异更多体现为叙述顺序不同：新华社报道往往先把长征放入战略、精神和历史后果之中，本文所引国际媒体例句则更多先交代撤退、危机和损失。

3 历史主体：谁在行动，谁承受行动

除了词汇选择，主语和动词也会改变叙事重心。新华社 2019 年 7 月 17 日的另一句写道：“The Red Army marched through raging rivers, snowy mountains and arid grasslands to break the Kuomintang regime’s grip on the country and to continue their fight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句子的主语是 The

Red Army,后面连续出现 marched through、to break、to continue。红军不是被动承受者,而是穿越自然障碍、突破军事压力并继续斗争的行动主体。

Los Angeles Times 的句子则把施事位置交给了 The Nationalists: “The Nationalists drove the Communist Red Army in a military retreat across China in 1934, with tens of thousands dying on the way.”在这个结构里,红军不是动作的发出者,而是被驱赶的一方。drove 一词把长征放在外部军事压力的叙述中, with tens of thousands dying on the way 又把读者注意力引向途中损失。这样处理后,读者首先看到的是被迫转移和伤亡代价,而不是主动部署的战略行动。

主体安排有时比单个译词更隐蔽,对读者理解的影响却未必更小。carry out、marched through、to continue 突出行动过程;drove、ambushed 则突出外部压力。对党史事件外译来说,译者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名词是否准确,还包括句子把历史主动性交给了谁。

4 叙事框架:旅程、传播与政治记忆

词汇和主语并不是孤立发挥作用,它们往往还会被放入更大的叙事框架。新华社2018年关于埃德加·斯诺的报道写道:“Soldiers of the Red Army were described as ‘unbeatable’ with ‘sheer dogged endurance’ and the ‘ability to stand hardship without complaint.’ The epic Long March was a perfect example.”这里的 epic 并不是孤立赞美,而是和 endurance、hardship 放在一起,构成一种关于承受、坚持和行动力的叙事。

新华社2019年7月21日还把长征称为“a grand armed publicity tour”。这个说法不只是描述行军路线,也是在突出长征的宣传动员功能。它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关于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论述。不过,如果缺少历史语境,publicity tour 在英语中很容易让人想到现代宣传或商业推广,读者未必

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动员含义。

本文所引外方例句中,叙事框架还常转向政治记忆。Los Angeles Times 写道:“The Communists in turn mythologized their retreat as a revolutionary ‘Long March,’ building Mao Tse-tung’s cult of personality as its tenacious leader and solidifying the party’s support base among rural peasants on the way.”这句话体现了该报理解长征的一种方式:它关注的不是行军过程本身,而是这一过程后来如何被讲述、纪念并政治化。

由此看,Long March 更像一个叙事锚点。它能让读者识别同一历史事件,却不能自动固定事件意义。真正发生改写的,往往是专名前后的解释性语言:事件被称为什么,谁被写成行动者,又在编译、转述和再叙事中被接到哪一条历史故事中。

5 结语

以上例句数量有限,但意在说明一个问题:Long March 这一译名稳定之后,叙事差异并没有消失。maneuver、journey、retreat、mythologized 等词会改变事件性质的呈现;The Red Army 或 The Nationalists 作主语,会影响历史能动性的分配;史诗旅程、宣传动员和政治记忆等框架,也会把长征接入不同的历史解释链条。

这对党史事件外译有直接启示。统一译名当然重要,但它只是进入英语叙事的起点。译者和编辑还需要处理专名周围的解释性语言:它被什么词修饰,由谁推动,和怎样的历史后果相连,都会把读者引向不同的理解路径。换言之,外译时不能只看评价词如何标定事件性质,也要看主语和动词如何安排行动关系;同时,还需要通过必要背景避免某一种解释角度压缩事件的历史层次。

因此,对于党史事件外译,关键不只在专名译法是否固定,还在该专名进入目标语文本后的解释环境。

参考文献:

- [1]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2] Bielsa, E., & Bassnett, S. Translation in Global News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3] Stetting, K. Transediting—A new term for coping with the grey area between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A]. In G. Caie et al. (eds.). Proceedings from the Fourth Nordic Conference for English Studies [C].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1989: 371-382.
- [4] 黄友义.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 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 [J]. 中国翻译, 2004, 25(6): 27-28.
- [5] 刘其中. 汉英新闻编译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 [6] 袁卓喜. 对外新闻编译与译者的修辞意识 [J]. 上海翻译, 2020(6): 23-28.